

## 石楼金墓考

杨亦武

### 发现经过

石楼村，位于房山城南15华里。一系列文物出土表明，此地为金代官宦贵族杨氏墓地。

1975年，石楼村平地时，于村西出土了华表及石人、石马、石羊、石虎等石象生，村民不知何物，将其填入坑中，唯余一对石虎存放于小学校内。1987年，该村增建民宅，又在华表、石象生出土东北处方向，出土了一通盘龙断碑。村民误认为庙碑，将其弃置路边。1990年，房山区编修地方志搜集资料时发现此碑。经鉴定，为金奉议大夫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杨瀛神道碑，大安三年(1211)四月十六日立。神道碑述：“夫人苏氏奉公(杨瀛)之柩，葬于涿州奉先县石楼聚之古原先莹之次。夫人马氏附焉。”既葬于“先莹之次”，那么石楼当为杨瀛家墓所在。故初步断定，在石楼出土的华表、石象生属墓地神道建置。

杨瀛神道碑与墓地华表、石象生出土的位置，揭示出杨瀛家墓的大致范围与规模。从遗址的情形看，此墓地约数十亩，原有庞大的神道，神道上树有神道碑华表、石象生等物。可以想见当时杨氏家族的显赫。

### 杨氏家族

杨瀛，字彦深，祖籍真定藁城(今河北藁城县)。九世祖彦稠，后唐清泰(934—936)中授银青光禄大夫定州兵马指挥使，后随晋少帝北迁入辽。遂赐田产于兴城(今辽宁兴城县)，仍世袭临海军节度副使银青，昆季三人，辽主忌其枝叶浸大，分置临潢(今内蒙巴林左旗境)、平卢(?)、辽东(今辽宁东部境)。杨瀛乃临潢之胤。其神道碑铭曰：“西楼即家”，那么杨瀛原籍为临潢西楼(今内蒙巴林左旗西南)。瀛之曾祖永，为辽朝列大夫。永子三，皆业进士。长子丘文。乾文阁直学士中书舍人；次子丘行，通奉大夫太子左卫率府率；三子丘忠，大秘书少监。丘行即瀛祖。

入金，杨氏家道益隆。可考者自丘行以下四代十一人，历世宗至卫召王六朝，皆官职显赫(详见附表)。

丘行历太宗、熙宗、海陵三世；皇统四年(1144)海陵留守中京，丘行在其幕府成为近臣。丘行子四，长子伯元，少中大夫同知定国军节度使事；次子伯杰，中奉大夫北京路都转运使；三子伯雄，四子伯仁。伯雄与伯仁同重海陵、世宗两朝，《金史》有传。《金史》本传略：伯雄，字希云，皇统二年(1142)进士，丘行在海陵幕府，伯雄省亲，海陵召见，深加器重。久之，调韩州军事判官，再迁应奉翰林文字。海陵执政，自以旧知伯雄，属之使时时至其第。海陵篡立，数月，迁右补阙，改修起居法。后迁至右谏议大夫，兼著作郎，修起居法如故。世宗在位，迁礼部尚书。世宗对近臣道：“群臣有干局者众矣，如伯雄忠实，皆莫及也。”后徙河中尹。率于官，年六十五。溢庄献。

《金史》本传略：伯仁，字安道，皇统九年(1149)进士。天德二年(1150)，除应奉翰林文字。海陵夜召赋诗，未二鼓奏十咏，海陵喜，解衣赐之。丁父忧，起复。赐金带裘衣，及赐白金以奉母。政左拾遣。海陵嘉其慎密，转翰林修撰。

伯仁久在翰林，文词典丽，世宗盛赞之：“韩晌、张钧后，则有崔永固，近日则张景仁、郑子聃，今则伯仁而已，其次未见能文者。”官至左翰林侍讲，礼部侍郎、左谏议大夫、太常卿。

大定二十年(1184)，从世宗幸上京，二十五年(1185)感疾还中都。二十六年(1186)世宗还都，遣使劳问，

赐丹剂，是岁卒，谥文昭。

杨瀛，伯雄之长子。仕章宗朝，弱冠以荫补官，登明昌二年(1191)进士第，历任住国子教授加文林郎、西京路词赋贡举、监察御史、南京路转运使等职。太和五年(1205)，章宗因其前任监察御史称职，召赴阙。瀛陈以时务利病，奏对称旨，改授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。六年(1206)十月以疾卒于任。积阶奉议大夫。年六十一。

瀛子济，太常寺检讨官。子瀚，枢密院译史。

## 墓地葬者

石楼杨氏墓，在金大房山陵东南十余华里处，就堪輿而言，乃是占金陵余势。金帝允杨氏于此建墓既对金陵形成拱卫之势，又显示了对世臣的恩宠。

据杨瀛神道碑记杨瀛与夫人马氏葬于石楼，且葬于“先茔之次”。那么，瀛父伯雄及瀛母势必葬于石楼。而石楼杨氏墓的首葬者当是瀛祖丘行。其一，杨氏家族自丘行始仕金，丘行先人为大辽一统下之臣民，故石楼杨氏墓葬者不会早于丘行。

其二、丘行卒期与海陵迁祖陵于大房相吻合。

《金史·杨伯仁传》：“天德二年(1150)，除应奉翰林文字……丁父忧，起复、赐金带袭衣。”

《金史·杨伯雄传》：“丁父忧，起复翰林待制兼起居注……皇子慎思阿不薨，伯雄坐与同直窃议被责。”考《金史·海陵传》，事在正隆三年(1158)。

可见丘行卒于天德正隆之间的一段时间。

又《金史·海陵传》：贞元三年(1155)三月乙卯，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，建行宫其麓，五月乙卯，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，奉迁太祖、太宗梓宫。丙寅如大房山，营山陵。十一月戊申，山陵礼成。

正隆元年(1156)七月己酉，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。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，闰月亥亥朔，山陵礼成。

其三，丘行父子两代见重于海陵。如前文，丘行曾为海陵幕府近臣。子伯雄与海陵颇有私谊。海陵篡立，伯雄、伯仁成为左右重臣，伯元与伯杰亦居显位。

海陵迁葬之际，丘行辞世，于是命葬之于帝陵之乡，以示对杨氏两代的殊遇。如此颇合情理。如果丘行首葬石楼，那么依古代葬制和杨氏的政治背景，丘行四子伯元、伯杰、伯雄、伯仁势必葬于丘行之次。众人之妻亦当附葬之。

而石楼杨氏墓的最后一位葬者当是杨瀛。杨瀛卒于泰和六年(1206)，大安三年(1211)四月立碑完墓。大安三年九月，蒙古元军即破居庸，临于中都城下。此后，大金便坠入与元、宋旷日持久的战争，亡师失地终至灭国。值此国破家亡之秋，正可谓死无葬身之地。其间杨氏子孙或有亡者，亦难归骨家茔。大元一统，石楼杨氏墓便成了前朝遗迹。

## 杨氏墓之毁灭

从出土的文物看，杨氏墓地有明显人为捣毁痕迹。其神道的华表、石象生和杨瀛神道碑均被深埋，且从碑首断为两段。很久以来，石楼人对杨氏墓毫不了解，房山史料也未载及。如果说金元两季之兵曾损及此墓，亦不当使其消声匿迹。在房山，战国乐毅墓，西汉纪信墓，西晋霍原墓，唐贾岛墓皆有迹可寻。独此规模庞大的金墓泯于后世。除杨氏墓外，其他金墓也未见记载，未有所闻，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，房山的金墓

不只石楼一处。如此看来，石楼杨氏墓不似夷于战事，而是有某种特殊原因。

《康熙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》：“当我师克取辽阳，故明惑于形家之说，谓我朝发祥渤海，气脉相关。天启元年(1621)，罢金陵祭祀。二年(1622)拆毁山陵，削断地脉。三年(1623)又建关庙于其地，为厌胜之术”。那么石楼杨氏墓之毁夷当与金陵的命运相关。

(《房山文史资料》第6辑)